

苍茫集

钱荫愉著

ZHOU WENXUE CONG SHU



• 世界女性文学格局里中国女性文学的失落

• 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坠落

——丁玲与张爱玲

• 鲁迅作品与病、与死、与鬼

——彷徨于明暗之间的隐秘世界

• 「新月」诗人徐志摩

• 作家鲁迅与画家蒙克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苍茫集

钱荫榆 著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苍 茫 集
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63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 7-221-03210-8 / I·489 定价: 7.70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兴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涅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

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

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

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苍茫集》自序

落霞漫天。夕阳美丽、丰富、典雅而温馨，清清爽爽的残月和凉凉爽爽的疏星渐渐显露。黄昏是人生之秋，我期待那百感交集的一刻来临。

当我们谈论生命与爱，谈论文学与生活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否就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又是些什么呢？人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单调枯燥的言词我们不屑使用，深奥艰涩的言词没有把握使用，敏感危险的言词不敢轻易使用，那么就把剩余的字、词、句筛选着、组接着，一路颠沛流离，谨慎小心却言不及意。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了我说的什么，也不知道我是否领悟了你所想的是些什么。我们未曾谋面，我们无言以对，一切动机荡然无存。语言完成了艺术化的过程，仿若一座无善无恶的寺院。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一连串的遗憾扣成的。

人类永远生活在期望与失落交替的境况中，文学成为一种爱，一种对生活的表达，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真情给人生带来浓浓暖意，生活无法防范和回避，生命的起始和终结都是无须惧怕的，人生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有自己的质量。或许对文学的任何讨论都支离破碎、离题万里、面目全非，或许追赶真实只是望尘莫及，但是珍惜隔夜的稚嫩和懵懂就

是一份潇洒。

人要有勇气成为真诚的“移民者”，如同阳光无愧地从清晨移往黄昏，岁月坦然地从春季移往寒冬。人不必一生只重复一件已做成功的事，人有胆量放弃任何已趋于自动化的知识与成规，由此一文化移往彼一文化。假如充实的平淡感觉更好，手中的繁华便显出荒凉。

我愿拥有黄昏这片伟大的苍茫。

1993·除夕夜

目 录

苍茫中的失落·妇女文学论

另一种文学史：文学中的妇女意识·····	(3)
妇女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	(21)
性别的美学·····	(31)
喑哑之音：中国妇女文学的空白·····	(38)
晦暗之幕：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残缺·····	(53)
失陷于“中性”之井：贵州的女性写作·····	(69)
附录：“妇女文学”初探·“女性文学”提纲·妇女文学漫议·····	(80)

断裂中的挑战·丁玲论

叛逆“闺秀”：丁玲与现代女性写作·····	(97)
浮出历史：丁玲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109)
表情的姿态：丁玲小说的心理描写·····	(142)
战争与女性：丁玲抗战时期的写作·····	(160)
生死的抉择：《阿毛姑娘》与《包法利夫人》·····	(185)
力的飞扬与美的溺陷：丁玲与张爱玲·····	(198)
附录：她以文学永生——悼丁玲·····	(212)

缦烂的风景·现代文学论

鲁迅与病与死与鬼·····	(217)
作家鲁迅与画家蒙克·····	(234)
附录：《伤逝》的悲剧性结尾·····	(247)
“新月”诗人徐志摩·····	(253)
闻一多论诗的“建筑美”·····	(268)
附录：一个时代的逝去——纪念鲁、郭、茅、丁·····	(286)

互文狂欢·比较文化论

永恒的生命仪式：雉文化研究·····	(295)
摩崖刻石与中国文学的造型意识·····	(326)
研究民族文化·····	(343)
苗族的无字文化·····	(347)
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比较文学·····	(351)
他的文学世界·····	(360)
困顿中的选择·····	(368)
在她的叙述里苍老·····	(376)

苍 茫 中 的 失 落

妇 女 文 学 论

另一种文学史：文学中的妇女意识

假如不是仅就单个的文学现象，而是从总体上对国别文学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长河中，女性作家特殊的生活条件和心灵阅历，决定了她们在观察世界、认识人生、分析性格方面特殊的感受方式，直接造就了她们创作的特殊表达风格，形成她们作品惊人一致的意识内涵。并且，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创作素质，投影着稳固的、世代相应的文化背景，包蕴着人类社会急剧发展中的历史积淀，也折射出世界在走向完善中的缺陷。这种比任何民族文学、国别文学都更具共性、更带普遍性的总体特征，使“妇女文学”成为肯定的概念，并在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中获得了一种“系统质”，从而也提供了世界妇女文学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前提。

(一)

当然，如果文学并不被认为是一门精密的学科，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使妇女文学数学化。过去，由于文学研究上审视角度的单一，论证模式的僵化，不能设

想从性别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考察，那或许会被指责为生物的而不是社会的批评标准。但女性大规模地创作，她们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社会上，活跃在文苑中，她们深刻地自觉到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品中透露出强烈的“妇女意识”，这一切，已不能不引起当代文学研究的严重关注了。

本来所谓“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马克思说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①而我这里提到的“妇女意识”，同“性别角色”有关。“角色”总是联系所处的整个环境而言的，人可以作为家庭里的角色、社会上的角色、工作中的角色；“性别角色”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女性或一个男性，从性别的观点上去考虑所处的地位。文学中的妇女意识是妇女作为一个女性角色，自觉地去考虑与男子所处的不同地位，这就使她不断地要求明白，女性的本质是什么，与他人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女性的价值何在，女性对于历史和现实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上，女性的生活目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若干世纪以来，由于女性的受压抑被合法化、条文化，妇女意识也被极度扭曲和异化。因此，发掘和复归这种妇女意识，是马克思指出的那种“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妇女作为一种自觉女性出现的标志。

文学史上妇女意识的出现一般都追溯到英国的杰恩·奥斯特丁，而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则首推英国现代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著名演说《自己的一间屋》。^②美国教授埃莲·肖沃特在1977年出版了《她们自己的文学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

②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ur Own" (1929)

——英国女作家从白朗蒂到莱辛》一书，其中详细论述了女作家的自我意识如何在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时间范围内变成一种文学形式，这种自我意识如何变化和发展，并且可能导向哪里。许多当代女作家都已自觉到妇女意识的存在。中国当代女作家张抗抗在“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妇女文学讨论会上就曾说：“当我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她声言：“目前中国的当代文学最敏感的并不是暴露文学，而是‘妇女文学’。”^①因此，无论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说，是否需要划出一个妇女文学的类别，无论对妇女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分支下断语是否为时过早，无论作为一个学科，妇女文学的确切内涵、针对性、在各国的具体设置和研究方法等等问题是否已完善解决，但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已使我们不能不考虑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去发掘和评价世界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创作了。贬低和忽略她们，已错失世界文学中一个闪烁特殊异彩的珍贵部分，在要求人类全体合理发展的今天，在各民族文学纷纷纳入世界文学大格局里的今天，我们有权索回这一份历史财富。

然而问题往往在于，只有必要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透彻地了解对象，清楚地找到自己的起步点。妇女文学的规定性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妇女题材的作品”或“女作家的创作”，这些问题目前还众说纷纭；而妇女文学是否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或文学分支，它的理论纲领和目的意义等，至今在世界文坛也还争执不休。事实上，要给妇女文学作一个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合理归纳，并不是一件容易

^①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文艺报》1985.8.10）

的事。有人从创作对象方面提出问题，认为妇女文学就是指一切有关妇女的题材和所有反映妇女生活、包括男作家们描写妇女的作品。他们认为，“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男人笔下的妇女形象恰是女人塑造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持这类主张的人，“理解妇女文学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在这里浸透了男人和女人共同体验到的妇女对生活的一切爱和恨。”^①另外一些人则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两个方面同时提出问题，认为必须是出自妇女手笔，同时又描写妇女生活题材的文学，才能被看作是妇女文学。还有一些人无视这一切，认为根本无所谓妇女文学，少数妇女的写作历来只是对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文学的模仿。看来，每一种归纳都有其合理的、特殊的视点，而且也都不是一种概念的宽泛与狭窄的简单争执。这样，我在这里就只能站在自己认为恰当的台阶上，对世界文学中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作自以为是的瞥了。我认为，妇女文学是由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组成的。我的理解一方面固然对作家的性别作了一种限制，它使妇女文学排除了所有的男性作家（实际也排除了那些用男子标准成功地进行写作的女作家），另一方面，却又对妇女作家的作品，包括主题、题材、人物、表现方法等予以极大的宽容（只要它们使用的是妇女特有的“语义系统”）。事实是，女性作家的妇女意识的确不止表现在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中，它渗透在她们世代代对于生活的一切感受方式与表达方式里，甚至在她们描写男性形象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强烈，我感到，只有在这个起步点上，我所作的探讨才是有

^①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文艺报》1985.8.10）